皇清經解

仁
478
76

478
76

仁
478
76

東學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

尚書注疏考證

卷一

天台齊侍郎召南著

以殷仲春傳以正仲春之氣節○按孔叢子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即堯典此文可知唐虞並以建寅爲正而夏后氏遵之曰日中則月令所謂日夜分幽風所謂四之日也以日中爲仲春則自以立春爲孟春歲首矣周人以子爲正改時改月而獨於分至啓閉節氣之名必不能改左傳之記春正月朔日南至是也堯典舉四仲而必曰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所謂萬世之典常也歟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疏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則初

學海堂
支那所錢有恥

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按中星惟取午位正南斷無三次並見之理孔傳以七星畢見爲說既不可通孔疏曲解以仲春日在奎婁初昏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云是堯典四仲昏中之星皆指巳位不在正南矣諸儒不悟歲差執周秦閒之月令以求堯典宜乎不合不知堯時春分日在昴不在奎婁也夏至日在七星不在東井也秋分日在房不在角亢也冬至日在虛不在南斗也又按孔疏于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似脫正義一段堯時冬至日躔所在歷家多以意說宋何承天隋袁充皆謂日在須女十度已爲近之唐一行直謂日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得其解矣

卷二

羣后四朝〔傳〕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按如孔傳是天子有巡狩諸侯無述職也史記注引鄭康成曰巡狩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也其說遠勝孔傳乃釋文引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說又微異然亦勝孔傳矣

益拜稽首〔疏〕益是皐陶之子皐陶卽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按皐陶卽庭堅左傳可據若益則史記彼此不符但益既與皐陶並列爲八凱其非父子顯然孔疏據史記謂是皐陶之子誤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

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按孔傳之失在解四岳爲四人故于
九官中强分禹垂六人爲新命夫稷契皐陶大聖大賢不在二
十二人之數可乎且十二牧中豈必盡出新命四岳則歷官爲
最久矣又何以得并數之

卷三

勸之以九歌○按舜時韶樂后夔典之至其所以作樂之由則
在大禹此文九歌即周官大司樂所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者
也故史記曰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又曰天下皆
宗禹之明度數聲樂也

卷四

濬畎澮距川〈疏〉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按三代井田

之法始見於此信南山之詩曰維禹甸之孔子曰盡力於溝洫
皆指是文也禹貢提挈大綱詳於決川決海而每州言厥田則
疆理溝洫之制備矣此疏舉大小而略其餘略字疑是包字之
訛蓋小舉畎大舉澮則一夫之遂九夫之溝十里之洫俱該括
也

作會宗彝〈傳〉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
華蟲爲飾○按作會連上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爲句宗彝連
下文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爲句孔傳以五采成此畫焉解作會
也宗廟彝樽二句解宗彝形象其言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猶鄭
言以虎蜼爲飾耳不蒙作會之文也孔疏誤解傳意遂以作會
宗彝爲句不可不辨

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傳〕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〇按史記云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是以歲計非以日計也理不可通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此卽孔傳所本也

卷五

壺口治梁及岐〔傳〕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〇按孔傳於地理有極精處此條是也後儒疑雍州山不當入冀始於冀州彊尋梁岐二山而并壺口亦失之不知梁山卽詩所云奕奕梁山惟禹甸之者亦卽春秋時壅河不流之梁山也岐山卽後文荊岐既旅導岍及岐之岐山其後爲太王所遷文王所治者也梁在河之西岸岐則又在其西數百里矣會攸

同〔傳〕會合也〇按地理志云會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〇按壺口梁岐一役也施功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可爲此傳之確疏

恆衡既從大陸既作〔疏〕衡水出常山靈壽縣之東北地理志原文入滹沱之上當有東字言衡水出靈壽縣之東北其下流則東入滹沱也疏脫一字耳又按胡渭曰恆卽滱水衡卽滹沱古今異名也此說甚確言恆衡而燕趙諸水無勿該矣

浮于濟漯達于河〔疏〕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〇按疏引地理志當云東北至千乘入海至字上脫二字又按樂安二字亦非原文千乘縣前漢爲千乘郡治後漢和帝時始改郡名樂安也

濰淄其道〔疏〕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〇按地理志琅邪

郡箕縣禹貢濰水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三十里不云出屋山也屋山二字見許慎說文水經注謂之濰山今在莒州東北是其據也又疏引志言濁水東北至千乘博昌入海漢志原文作入沛蓋由濟入海也又按濰淄與上句嵎夷文不相屬傳疏應分節

導菏澤被孟豬傳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按漢志濟陰郡下曰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卽此菏澤蓋陶邱復出之濟所滙也至山陽郡胡陵則曰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此河水卽菏澤之支流許氏說文作菏者也傳不言菏澤在定陶而言在胡陵既失所重又言孟豬在菏東北卽方位亦舛矣菏澤在北孟豬在南

能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傳淮出桐栢經陪尾〔疏〕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按漢志誤以安陸橫尾爲禹貢陪尾疏引其文以証孔傳獨不思果在安陸是荆州山傳不得云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也又不得云淮出桐栢經陪尾也以陪尾爲淮所經其誤與衡山江所經正同

北過降水疏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按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按漢志上黨屯留縣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卽此文降水其水流入濁漳故先儒謂漳水卽洚水也漢志又於信都國信都云故章河故厚淀河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此則漢志已誤而孔疏本之

卷六

因民弗忍距于河傳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疏云羿猶
立仲康不自立也○按左傳言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
夏政虞箴之稱羿曰帝夷羿則羿既距太康即據河北舊都僭
號自立矣太康雖失河北尚有河南傳仲康至后相而始見滅
於浞然則羿但距河亦不能遂越河南而廢太康以立仲康也
傳疏所云皆非是
惟仲康肇位四海傳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按仲
康若果爲羿所立則羲和之討卽羿假王命以剪除異己者孔
子必不錄其書也金履祥嘗極辨孔傳之非仲康能討羲和不
能討羿則屈於事勢耳
又疏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
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按史記夏本紀於
后相見滅少康中興略不言及誠如穎達所譏但据左傳國語
魏絳伍員俱能詳言羿浞干紀之事伍員述少康本末尤詳夏
統中絕者四十年起自一旅遂能殄滅過戈復禹之績祀
夏配天不失舊物自古中興之君未有功業極盛如少康后杼
中興之臣未有忠勳並懋如靡有扈女艾者也書序百篇
並無其事抑獨何哉

卷七

仲虺之誥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按史記作至於泰卷陶中
疆作誥注徐廣曰一無陶字又按仲虺荀子作中蘬大戴作仲
傀趙岐曰萊朱一曰仲虺左傳仲虺爲湯左相是伊尹爲右相

卷八

盤庚序將治亳殷○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裴駰注按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改號曰殷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按亳有三北亳南亳西亳此在偃師則西亳也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盤庚之遷是於舊地附近新營京邑故下篇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又曰用永地於新邑也

疏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自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於朝歌○按自盤庚以後都於殷凡七君至武乙始遷河北傳子及孫至曾孫紂史記有明文然則自亳徙朝歌自武乙始也

卷九

惟學遜志務時敏○按學記引說命此文作敬孫務時敏鄭注敬道孫業也引斅學半作學學半鄭注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引念終始典于學鄭注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鄭雖不見古文其解亦自暗合

西伯既戡黎傳在上黨東北〈疏〉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按疏所治二字疑衍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注引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後漢郡國志曰壺關有黎亭故黎國劉昭注曰文王戡黎卽此然則黎亭是壺關縣鄉亭之名非所治也

卷十

牧誓序虎賁三百人○按孟子言三千人疑此序誤然孔傳解戎車三百兩既云戎車百夫長所載解此句又云皆百夫長則小序自作三百人與孟子異非字畫訛也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疏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按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衷則之上宮畢之武成無此文也疏誤引耳

卷十一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疏）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按左傳文五年甯嬴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成六年或謂欒武子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然則春秋時多稱洪範爲商書如稱大禹謨皐陶謨爲夏書矣又按經文明言十有三祀即泰誓之十有三年而史記殷本紀乃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云云則妄說也

協用五紀○協漢志引此經作叶按此篇今古文俱有今文之本後世不傳而史記宋世家全載經文漢書五行志所引五行傳即伏生大傳而夏侯始昌諸儒又增附之者也其經文有與古文殊異並記於此洪範九疇史記作鴻範九等次二曰敬用五事史記作二曰五事三曰八政至庶徵皆然惟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與古文同然亦不言次九也漢志則初一次二次三云云並同古文而敬用五事作羞用五事顏注曰羞進也又用三德作艾用三德顏注曰艾讀曰乂畏用六極與史記同思曰睿傳必通於微○按馬融王肅張晏並訓睿爲通知睿字

今古文所同也乃漢志引此經作思曰容容作聖注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似字義猶同也乃志引傳曰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似伏生書作容字書字義並與古文不合未聞先儒有論此者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音義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無陂史記作無頗按經文本作無偏無頗唐元宗開元中詔改頗字爲陂以頗與義音不協也唐書藝文志具載其事陸氏在唐初安知後當改陂而預爲之音注乎此條盖宋開寶中校定釋文所增入者

卷十二

管叔及其羣弟傳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疏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按此孔傳之誤也下文又曰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是安國實指周公爲兄異於孟子据史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冉季次序秩然孟子之說不可易也

周公居東二年傳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疏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按以居東爲東征則作大誥誅武庚罪三監皆在此時破斧之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歌此事也王猶未察公作鴟鴞之詩及王感風雷之變而迎公歸時則已三年矣我徂東山之詩公所以勞歸士也然則居東卽東居舊說征戰之地罪人斯得卽武庚管叔授首孔疏何乃引王肅說謂東是洛邑哉何

乃謂東征鎭撫案驗其事哉孔疏所云是仍以鄭箋解孔傳矣

大誥序三監及惟夷叛傳三監管蔡商疏惟鄭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按孔傳解三監非也康成說是設三監所以監武庚也若并數武庚尙監誰哉孔穎達於詩邶鄘衞譜暢言三監是管蔡霍引伏生書傳及蔡仲之命以明其說又引孫毓曰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惜不移以疏此序也

微子之命序命微子啓代殷後傳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按序是言成王既殺武庚始命微子爵爲上公以奉湯祀也孔傳之說則武王克商卽封宋公矣與序不合又此傳可疑漢以景帝諱啓作開史記宋世家稱微子開是也孔傳何得不避先儒疑孔傳多後人所爲此亦一証矣

卷十三

我西土惟時怙句冒聞于上帝句○按古讀至怙字爲句趙岐注孟子引此篇欲至于萬年惟王句子子孫孫永保民句○按趙岐注孟子引此篇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然則惟王二字自爲一句屬上宋儒讀惟王屬下爲一句

卷十四

召誥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按宅洛之意始於武王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言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

居於洛邑而後去又言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以左傳臧哀伯言武王遷九鼎於洛邑王孫滿言成王定鼎於郟鄏証之似確有此事其初曰遷其後曰定次第秩然但史記言營周居其說可疑若武王已有成規周召二公何須再卜乎杜預曰武王遷九鼎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可謂確解正義曰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徙九鼎處於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爲都則尤確矣惜穎達不移彼疏以解此傳也

王朝步自周○按孔傳但訓步爲行周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生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恭也是步爲步行之步矣

厥既得卜則經營傳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疏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按洛邑規模逸周書作雒篇畧載其事言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十七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湊後漢郡國志注引博物志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一十里數稍不同至周禮典命原無明文言王城十二里惟考工記匠人則營國方九里鑿鑿言之鄭注天官序官體國經野卽引司農營國九里九經九緯之說是固以匠人爲正解矣至注典命則曰公之城蓋方九里蓋者疑辭故不直言王之城十二里也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傳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按以洛邑對鎬京言洛爲東鎬爲西平王以後稱東周者洛邑

王城也以王城對下都言下都爲東王城又爲西敬王以後稱東周者下都成周也成周在王城之東四十里漢爲河南郡所治雒陽縣王城漢爲河南縣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按周頌清廟之詩作於此時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其明證

卷十五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按帝堯之後享國久長首推太戊計其壽當得一百一十餘歲其父太庚二十五年其兄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即云生自太庚末年其嗣位時蓋亦三十餘歲矣經雖無舊爲小人舊勞於外之明文而稼穡民依必熟知之故能敬天勤民所其無逸爲三宗之首也

其在祖甲〈傳〉湯孫太甲〈疏〉鄭元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按祖甲與太甲先後不同名號亦異但兩王並享國三十三年孔據國語則疑帝甲不可以配中宗高宗鄭據此經則謂祖甲即武丁子祖庚弟以經斷之鄭說是也若是太甲史記明云稱太宗周公當於中宗之前先敘其事當云我聞曰昔在殷王太宗矣孔傳又曰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尤屬曲說文王之德固當優於三宗享國久長亦復多於祖甲敘次在後又何說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疏〉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爲君不言受王命也○按鄭康成言受殷王嗣位之命是也古者諸侯嗣位必請命於天子況文王爲臣忠敬之至乎文王嗣位在帝乙之七祀

殷王命令尙行於海內與衰周不同也孔疏是王肅而非康成何哉

卷十六

乃命諸王邦之蔡〔傳〕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疏〕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〇按孔疏疑傳叔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是也但引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則世家祇云封叔度於蔡裴氏集解引杜預曰居上蔡非本文也至杜預注左傳武王封叔度云云實據地理志以立說確矣孔傳謂叔封圻內仲封淮汝之閒豈可信乎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傳〕監謂成周之三監〇按文祇應云成周之監不當云三監此指洛邑之治殷民者非謂武庚時事也

卽孔疏並不解三監字義則知三字衍文也又傳則得還本土得字訛是今改正

卷十七

周官序〔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傳〕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卽政後〇按滅淮夷卽在滅武庚之後此序可證而孔傳見多方次於多士諸篇於是謂成王卽政奄復叛而王滅之其實不然也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疏〕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卽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卽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卽位三十年而崩此劉歆說也〇按孔疏說漢志尙脫七年劉歆以周公攝政七年至還政始爲成王元年故順數云後三十年其

說雖陋然成王始終三十七年自明也疏未明晰

狄設黼扆綴衣傳置戶牖閒○按周禮司几筵賈公彥疏引此注曰其置竟戶牖閒似賈所見本置字上有其字下有竟字

卷十八

囧命字穆王命伯囧爲周太僕正傳太僕長太御中大夫○按孔傳所以訓太僕正爲太馭者以太馭是中大夫太僕是下大夫耳然此兩官各不相統以經文證之是太僕非太馭也太僕掌正王之服位治朝燕朝出入與俱建路鼓以節早晏隨飲射而相禮容故曰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囧有不欽也掌出入王之大命故曰發號施令囧有不臧也掌路鼓之政以達窮民故曰下民祇若萬邦咸休也太僕之下有小臣上士二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又隸僕下士二人故曰正於羣僕侍御之臣也何必以太馭解太僕耶周本紀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古冏字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寧但云太僕不云太僕正是也經文作大正猶曰長官耳

惟呂命傳言呂侯見命爲卿○按爲卿即前傳所云爲天子司寇也史記注引鄭康成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此又一說

三后成功（按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按賜說書可謂陋矣此篇重在刑官故以三后作引正是尊皐陶耳

天齊于民句俾我句一日非終句惟終句在人句○按今文讀至一日爲句楊賜封事引此文作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可證也宋儒本之以非終惟終爲句在人爲句

卷十九

王若曰父義和〔傳〕義和字也〔疏〕左傳以文侯名仇○按文侯唐叔之九世孫穆侯之子也左傳曰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則文侯也又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文侯十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十一年平王東遷洛邑然則此篇其作於平王元年乎

嘉應温心源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禮記注疏考證

天台齊侍郎召南著

原目

檀弓上第三〔疏〕此檀弓在六國之時云云○按檀弓與子游同時非六國時人也作檀弓記者則六國時人有仲梁子之文可証耳疏此字下似脫記字檀弓下似脫者字

冠義第四十三〔疏〕此於別錄屬吉事○按劉向別錄此與昏義射燕鄉飲酒並云屬吉事以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爲據則飲食昏冠賓射饗燕並屬嘉禮士冠禮篇鄭目錄曰冠禮於五禮屬嘉禮是也

卷一

曲禮上曲禮曰注疏是引儀禮正經○按古人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故賈公彥疏曰儀禮亦名曲禮言曲者見行事有屈曲也此文是作記者引舊禮經之語說見後文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疏

祭祀不爲尸注然則尸卜筮無父者○按此注下無疏少牢饋食禮筮以某之某爲尸注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賈疏曰曲禮言父在不爲尸然則凡爲尸者父皆死矣死者當諱其名故云字尸父尊鬼神也可爲此句確疏

卷二

將適舍求毋固注周禮士訓辨地物原其生以詔地求句其類句○按周禮本文至地求絕句其類二字鄭所增加以機其餘

也孔疏自明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疏其侯伯立當前疾胡下地○按大行人本文祇云立當前疾注云前疾謂驅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則此文胡下地之上應有注字與下文同

三飯主人延客食殽然後辨殽注疏案特牲少牢云云○按特牲饋食初舉肺脊以授尸尸三飯告飽注曰禮一成也佐食舉幹尸又三飯注曰禮再成也舉骼尸又三飯注曰禮三成也舉肩注曰不復飯者三三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綌而前始終之次也此應云初食脊次食幹次食骼後食肩

卷三

君言不宿于家〔注〕聘禮曰君有言則以束帛如饗禮○按君有言當作若有言玩疏則知注引聘禮原文不誤而刊本傳寫以若與君字形相近而訛也

子不可以爲父尸〔疏〕故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云云○按毛詩旣醉疏引石渠論曰周公祭天以太公爲尸此又一證也

卜筮不過三〔疏〕九曰筮旅謂筮可致師不○按周禮簭人掌九簭九曰筮環貫疏曰環與環人字同此疏作旅傳寫之誤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疏〕熊氏曰此文誤當以周禮注爲正○按此文當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鄭旣引此文以注齊右則鄭時禮記本未誤也鄭以後之本始誤倒其字句而熊氏正之

〔注疏〕穀梁傳云曹公子手僂同時聘齊○按此文曹公子手僂句上脫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三句十四字孔疏引書未有割裂無理至此者也其爲刊本誤脫無疑

卷四

天子之五官〔注〕此亦殷時制也〔疏〕然天官以下殷家六卿○按殷家之上當有卽是二字疏意言殷亦以五官配大宰爲六卿也鄭注謂五官是殷制亦非鑿空史記周本紀古公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此卽本大雅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之文以爲說耳若左傳言職官五正則殷制之明驗也

卷五

士踽踽凉凉〔注〕衆介北面鏘鏘焉○按鄭用聘禮記文當

云衆介北面跪焉玩此下疏亦作跪焉則鏘鏘二字並誤也

卷七

殷士也○按周人而用殷制必是周之喪禮本兼二代而聽人所爲不然弟子不可違制以尊師使陷於不義也儀禮存夏祝商祝之名周官大卜存夏商之易然則周禮之兼用二代者多矣

卷八

仲梁子（注）魯人也○按仲梁子是六國時魯人詩定之方中注引仲梁子正義曰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卷九

大夫弔（疏）廟門謂殯宮門也○按此廟門卽寢門賈疏曰士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爲廟也

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按國語作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穆公曰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與此文所記不同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疏）此云拜稽顙或舉殷禮○按拜字讀斷言拜而必用稽顙者其義如是疏非也

卒哭曰成事（注）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按士虞記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鄭以三虞之文測卒哭之制當是一例耳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注）卒哭吉祭○按士虞記賈疏云卒哭

爲吉祭者喪中自相對若據二十八月後吉祭而言則禫祭以前總爲喪祭也

卷十

陳乾昔寢疾〔疏〕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按此引晉趙文子及魯孟孝伯兩事也孝伯上脫魯孟二字

則豈不得以〔句〕其母以嘗巧者乎〔句〕則病者乎〔句〕○此鄭讀也按今讀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十二字爲句蓋鄭以母字爲毋音而今讀如字也又一讀則豈不得〔句〕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亦通

卷十二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疏〕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鉞鉞○按晉文侯當作晉文公下文引崔氏言不得專殺故執衞侯歸之於京師文公事也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注疏〕按詩注曰築土廱水之外圓如壁注又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按鄭此注與詩箋異魯頌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孔疏引箋稍加裁截文義未明

卷十三

吏以獄成告於正〔注〕正于周鄉師之屬〔疏〕案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按鄭注賴疏始明據疏則鄉師之屬鄉師二字當分讀猶云鄉士之屬士師之屬也地官鄉師職雖有掌其刑令

糾禁聽其獄訟之文孔知鄭必非誤引者以下節注周禮鄉師之屬云云直引秋官鄉士及遂士縣士朝士職文也

九十日有秩〔注〕有常膳○按周禮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注引此文賈疏曰謂日月有秩膳即此經秩酒是也但秩酒祇秩膳中一事耳

卷十四

月令昏參中旦尾中疏皆大略而言不與歷正同○按孔疏引三統元嘉二歷以正昏旦中星不同是也但云不與歷正同其說未暢夫月令之中星不同差與猶之三統元嘉不同月令此則歲差使然唐宋以來又去元嘉遠矣

祭先脾〔注疏〕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乃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按春祭脾夏祭肺秋祭肝皆祭其所尅季夏祭心則祭其所生冬祭腎則祭其所旺許愼據此篇四時所祭即配五行所屬康成駁之是也

蟄蟲始振〔注〕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按前志猶云驚蟄正月中雨水二月節至續志始移雨水於前則劉歆之後始改易也春秋疏乃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不幾於兩疏自相矛盾乎

卷十五

昏弧中〔注〕弧在輿鬼南○按注畧差弧在井南其去輿鬼稍遠故疏云實當井之分域也大衍歷議云斗井度長弧建度短故

以正昏明

又注疏尚書所舉星者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按凡星中俱指午位在中孔疏之說非是

天子乃鮮羔開冰○按月令藏冰較豳風先一月頒冰較周禮

左傳先兩月

天子乃鷹鞠衣于先帝注疏色如鞠塵○按鞠塵應作麴塵周禮疏曰鞠塵不爲麴字者古通用又按內司服所掌王后六服有鞠衣是王后親蠶之服此則鷹於神坐者也衣色則一所用則不同

卷十六

乃命百縣雩祀注疏百縣謂諸侯也○按諸侯雩祀百辟卿士自不待言此百縣似專指畿內言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注曰百縣鄉遂之屬則鄭明指畿內矣疏似差

其祀門注秋陰氣出句祀之於門句外陰也句○按此文對春祀之於戶內陽也門戶本通稱既對舉分爲春秋二祀則戶屬在內者門屬在外者

卷十七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注疏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云云○按仲春上丁釋奠無疏據此文則亦取學者道藝成就之義也

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壝厚二寸廣五尺○按壝字當作壇屬上句讀周禮大馭賈疏引此注作爲軷壇是也又本節疏可證各本因壇壝字形相近而誤耳

固封疆注今月令疆或爲壃○按蔡邕獨斷作固封壃蔡所據
月令本卽鄭所謂今月令也

臘先祖五祀疏此等之祭總謂之蜡云云○按祭蜡與息民似
同而異息民亦可謂之蜡禮運之仲尼與於蜡賓雜記之子貢
觀蜡是也蜡在前息民在後郊特牲之言蜡以皮弁素服而祭
言息民以黃衣黃冠而祭是也詩檜風疏足與此疏相發明又
下文勞民以休息之應與臘先祖五祀句相連正言息民也疏
特以鄭注間隔遂另分爲節耳

卷十八

大祝禭注則大夫疏以天子大祝是大夫云云○按經文是
舉天子以例諸侯故有大宰小宰此大祝卽周禮之大祝無可
疑者

祝聲三注聲噫歆警神也疏古人發聲多云噫○按如疏所言
是噫歆二字亦想當然之辭但漢去古近康成必有所據既夕
篇商祝聲三注云舊說以爲聲噫與也士虞記祝升止哭聲三
注云聲者噫歆也則固鑿鑿言之矣

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五大夫典事者疏是諸侯有三卿五
大夫○按此疏甚確三卿亦謂之三官左傳所云三官書之是
也五大夫謂之五官此文是也

卷二十

文王之爲世子也注題上事○按此與敎世子及周公踐阼當
是古人竹簡記事之後自標識其目鄭注是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按大師即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者鄭注不言以可知也誦謂樂歌即大師職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也弦謂以絲播其聲以六律爲之音也

卷二十二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注〉終於南呂〈疏〉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帀○按當作至南呂而畢蓋終於南呂此司馬遷劉歆班固之說而康成所本也若終於中呂則京房之說非康成之意故下文備引京房律呂相生本末以辨其異因各本並同姑仍之而識於此

卷二十三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注〉本路鞶繁鵠纓○按鞶巾車

本文作前注讀爲緇鞶之鞶鞶淺黑也本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與革路同也此疏但引巾車本文證之而未解明前鞶繁鵠纓之義

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注〉五升曰散○按鬯人疏事用散注謂漆尊也無飾曰散則形制亦異於爵之飾以玉矣

卷二十四

爲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按郊特牲疏曰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復求神於廟門之內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之西室禮器言爲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但以經文推之此句亦似指本日求神於門內之祊蓋以門內對廟中言則爲外也下文言於彼乎於

此乎正見祭時無所不求之意

卷二十五

諸侯不敢祖天子〔注〕疏〔文〕三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按宋祖帝乙先代之後自無可疑鄭祖厲王此卽僭禮之實疏謂有大功德云云非也謂有大功德卽可立天子廟此魯人僭祀文王之飾辭也

尊賢不過二代〔疏〕○按疏所引左氏說古說也襄二十五年傳曰封諸陳以備三恪杜注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杜所說與古說及鄭不同

卷二十六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注〕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按鄭所據以爲魯禮者以此文衮象天異於周禮天官司裘春官司服之大裘下文乘素車又異於春官巾車之王輅以祀也然經文明言王被衮是天子禮矣魯侯其可稱王乎禮文殘缺作記者考據未審猶自可言若疏謂魯公得稱王者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爲周郊遂以魯侯而稱王也此必無之理也

饗農及郵表畷〔注〕詩云爲下國畷郵〔疏〕今毛詩作畷旒○按今毛詩作綴旒此疏畷字誤也鄭所據當是齊魯韓之詩也

八蜡以記四方有祭也〔注〕四方方有祭也○按鄭引此文以解大宗伯而誤云祀四方賈疏云祀字誤也又按大宗伯以禋祀祭四方

百物與小雅以社以方來方禋祀相合故鄭以蜡解之

卷二十七

睇視〈注〉易曰明夷睇于左股○按鄭所據易本往往與今易不同如明夷六二夷于左股夷傷也鄭作睇則爲斜視之義

卷二十八

凡養老〈疏〉此一節皆王制文記者重而錄之後人雖知其重因而不去愼疑不敢刪易也○按王制作於漢文帝時在記中諸篇最爲後出則此一段係內則本文而王制引之也疏特以禮記篇第王制在前故云然耳

糝取牛羊豕之肉云云○按此節雖居肝膋之前實不在八珍數中糝與下文酏相對也注自明

卷二十九

以退○按此二字當連上文禮已三爵而油油爲句疏特以有注斷之非也注油油說敬貌五字當在本文注上

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按諸侯綏當用繢則非純朱而有雜采然皆正色也魯桓公始用閒色之紫故記之注非也又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朝服不當用縞以其變古故記之注亦謂僭宋王者之後亦非也朝服當元衣素裳若其視私朝當服元端

卷三十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疏〉則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告廟之後則服之○按文義當作告廟之後則不服之刊本

相沿誤脫不字耳秦風錦衣狐裘疏曰諸侯在天子之朝乃服狐白歸國則不服之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服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足以證此文脫不字矣

卷三十三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按舅姑卽夫之所生父母也仍稱舅姑者其辭窮也猶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期亦仍稱父母也

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疏庾云謂昔主要記○按庾云之下似有脫文以下文推之則解主喪者以子爲父臣爲君妻爲夫繇承重爲祖卽庾蔚之說也盧植謂其子孫皆不除則失之遍蕭望之獨謂子則失之不及故皆不如庾說也昔主要記四字亦必有誤

卷三十五

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按然字須略讀猶言能若是也

祭左右軌范乃飲注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按此條孔疏甚明軾前之軾車旁著凡亦作軓范周禮及此文是也轂末之軌車旁著九詩邶風及考工記中庸之文是也疏謂濟盈不濡軌軌字與此范字音同則非宋刊本於注祭軓乃飲及軓與范聲同並誤作軌字

卷三十八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按史記集解引鄭注云揚

鉞也似古本有此注又按疏引皇氏云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則以揚作虛字但詩言干戚揚揚戚皆斧之屬則解作舞器爲順干揚猶言干戚弦者琴瑟歌者人聲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注疏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按武仲州卽左傳魏武子孺莊子降卽絳獻子荼卽舒也古今字不同耳

卷三十九

宋音燕女溺志○按宋無風而子夏與鄭衞齊並列或是但論四國之音不涉詩篇也注及疏並無明訓

末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音義按黃帝姓姬君頓蓋其後也○按薊卽燕黃帝之後卽召公奭氏此說甚確爲先儒所未及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疏○按疏先引熊氏祭統君執干戚就舞位之說此鄭注之正說也次引皇氏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說則鄭注之旁說也但鄭斷句從天子起實屬牽強疏謂皇氏說勝熊氏蓋亦疑注之未可信矣若斷句從王肅而以皇氏說爲正解則經義自明

宜歌商注商宋詩也○按商卽指宋人所傳之商頌詩長發疏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詩也而樂記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

卷四十

載以輜車注輜讀爲輜或作槫至蜃輇聲相近○按周禮遂師

注云蜃禮記或作搏或作輇賈疏引此注曰輇讀爲軩或作軩是賈所見禮記注本異也儀禮既夕記納車於階閒注云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軩或作槫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是鄭所見本不同也但槫字應从木从專各本並从專則誤耳又後人稱輛車音而則因輛字而誤也

卷四十一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疏先師解此凡有三義案聖證論云范宣子之意云云○按三義卽范宣子及賀瑒庾蔚之三說而孔氏斷從庾說也聖證論是魏時王肅所撰以難鄭學者范宣子卽東晉范宣在肅之後肅何緣得引之後文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疏引禮論范宣子申云可知此文聖證論

三字係禮論二字之訛也

主妾之喪則自祔句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句○按祔必自爲以尊祖也練祥使其子主之異正嫡也此謂攝女君之妾故曰主妾之喪若凡妾則不得爲主皆使其子自主之而已疏甚分明

端衰喪車皆無等注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按此文則斬衰之服貴賤一致與中庸孟子正合此先王之定制前經所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非也當以此文正之

實見閒而后折入音義見音閒厠之閒棺衣也○按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音義云見音賢徧反則與此音畧異疏引既

夕注見棺飾也元文又云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解見字爲最明惜不全引之

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按諸侯喪禮僅存此經言弔含襚賵及臨數節耳鄭注士喪禮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於位云擯者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又注擯者出告須以賓入云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即約此經語以補士喪禮也

卷四十二

雜記下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注疏與前與後祭同但尸尊故出舍云之宮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已之異宮耳○按此疏字句有誤當云與前與祭同但尸尊故出舍公之宮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已之異宮耳前與祭即指上節諸父兄弟姑姊妹之喪則既殯則與祭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也故出舍公之宮館異於上文如同宮則次於異宮也刊本相沿與前與祭同句誤衍後字公之宮館公誤作云遂不可解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按左傳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使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注曰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祭以羊豕殷盛也疏曰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禮也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言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一等士喪禮士虞禮用少牢

是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脅全減之謙也按此疏甚明可移以解此文

鑿巾以飯注士親飯必發其巾○按鄭据士喪禮布巾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日鑿之嫌有惡賈疏引此記及注以證巾之不鑿孔疏不引士喪禮何也又下節說冒之義士喪禮於冒之形制頗詳孔疏亦不引之

卷四十三

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疏)按周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哀而出注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飯行聘享之事○按周禮當作聘禮周禮無此文也飯行聘享之事當作非行聘享之事賈疏曰於是可以凶服將事者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玉不麻也

士喪禮干是乎書注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按此注下無疏此士喪禮當是考正儀文異於卿大夫處若儀禮士喪禮篇恐是自古所傳非至此時始書也故儀禮注疏並不云是孺悲所傳

卷四十四

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疏)君於士(句)大夫士自相於(句)無服友恩者(句)則亦皮弁服襲裘(句)無弁絰也(句)○按無服友恩者當作無朋友恩者朋服二字以相近而誤蓋君於士也大夫於大夫也士於士也其用皮弁服襲裘並同所異者有朋友之恩則加弁絰無朋友之恩則無弁絰也

設牀禮第有枕○按疏讀設牀禮第爲句有枕連下含一牀非也鄭注士喪禮引此文以設設牀禮第有枕六字爲句又引含一牀三句於義甚明

卷四十五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按士喪禮緇衣鄭注引此記而倒其文云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禪謂之一稱於文義更爲明白禪衣亦曰明衣士喪禮曰明衣不在算注云算數也不在算明禪衣之不成稱也

齊三采〔疏〕絳黃色也○按既夕齊三采注云齊居椑之中央若今小車之上韜矣以三采縚爲之上朱中白下碧則此疏云絳黑黃者非也

大夫祖庢○按左傳定元年魏獻子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庢以其未復命而田也疏曰卿葬於禮用柏庢可爲此記之證

卷四十六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疏〕其王社所在云云○按晉太康中詔并二社之祀傳咸上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藉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所報焉事殊報異此社之所以有二也擊虞又據周禮大司徒及封人以證二社之明文蓋晉世從王肅說欲并二社故諸儒駁之疏引崔氏謂王社在藉田則傳咸已先有此說矣

卷四十八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按公桑蠶室在北郊內宰注云婦人以純陰爲尊是與藉田之在南郊陰陽相對之義也故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又按天子藉田在南郊諸侯在東郊后及夫人之公桑蠶室並在北郊此禮說也何休公羊傳注乃謂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又似藉田並在東郊公桑並在西郊者蓋何說未可爲典要也

卷四十九

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音義從夫人絕句一讀以從字絕句〕○按此則音義與疏句讀不同疏讀宗婦執盎從〔句〕夫人薦涗水〔句〕

舞莫重於武宿夜〔注〕武曲名也〔疏〕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達旦因名焉○按此即大武樂之舞曲也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此宿於商郊之明證也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會朝清明則士卒歡樂歌舞之明證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注〕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按特牲饋食禮祝迎尸於門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賈疏曰此士禮雖無君道亦以尊尸不親迎之則成尸之道尊也又按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然則大祝迎尸入門奏肆夏矣

卷五十

經解○按以六籍爲經經其名目始於此周易疏論誰加經字曰子夏傳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不知誰始案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此篇是後儒所記本非孔門諸弟子所爲或是秦漢間人撰述未可知也

卷五十一

孔子閒居夙夜基命宥密〔注〕基謀也〔疏〕基始也○按疏與注說不同疏據毛詩箋也昊天有成命傳云基始也箋云夙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也鄭箋詩在注禮之後爲說尤精故疏不據此注而據彼箋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注〕詩讀湯齊爲湯躋

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按鄭讀湯齊爲躋讀曰齊爲齋與詩不同陸氏釋文已言之矣但長發箋云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則讀湯齊如字也解曰躋云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則讀曰齊爲躋字也當是注禮時誤讀及箋詩之後又不及追改耳

卷五十二

凡事豫則立〔注〕一謂當豫也○按注甚精所當豫者誠是也疏云一謂豫也非注之意

卷五十五

彼都人士〔注〕此詩毛氏有之二家則亡○按當作三家則亡謂齊魯韓三家詩並無此首章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引行歸于周

二句服虔以爲逸詩說見詩疏

葉公之顧命曰○按此篇子曰皆公孫尼子記録之詞自爲編次非孔子時語也葉公沈諸梁之卒在孔子後本文述其顧命可以證矣

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注疏按世本及汲冢古文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按咸陽二字當作陽城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是也陽城對偃師言則亦爲西矣

詩云昔吾有先正云云音義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按陸氏說是蓋逸詩散見傳記者未必即是

節南山之逸文也誰能秉國成歐陽修謂孔子刪能字

卷五十六

奔喪遂行注哭則遂行者不爲位○按奔喪之禮皆不爲位位者禮之權也惟有君命之事未得即代者則爲位下文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是也疏甚明爲位及成服互文也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疏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云云○按使事未了有二其一使者未出國境在途聞喪則徐行而不反則春秋宣八年經書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公羊傳曰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休注曰聞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者爲君當使人追代之然則君果使人追代則不待成服而即奔喪矣若不使人追代猶當不反也其一使者已入所聘之國正當行禮而聞喪則聘禮云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哀而從之是也

卷五十七

服問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按本文四段孔疏於大傳尤明有從重而輕舅之子亦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婦姒亦是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嬸叔亦是也經但隨舉一條以例之

卷五十八

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按經言二十五月實則二十七月故前篇閒傳孔疏曰中月而禫中閒也大祥之後更閒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禫即据鄭注士虞禮之文也

投壺司射奉中〔注〕士則鹿中也〔疏〕按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按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注云國中燕射也皮樹獸名於郊大射也閭獸名如驢一角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然則諸侯之中隨事而異大夫與士則惟用兕與鹿耳

卷六十一

見於母母拜之○按士冠禮冠記未字先見於母字訖乃見兄弟等此文見母見兄弟俱在已冠而字之下不分先後此因拜字類述賈疏曰記人以下有兄弟等皆拜故退見母於下使與兄弟拜文相近也

鄉飲酒之義○按孔疏言鄉飲酒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春秋習射一年再飲者也四則黨正十二月蜡祭一年一飲者也詳見篇目下與論語

所云鄉人飲酒者不同此篇是解鄉飲酒禮之義但鄉飲酒禮專言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之事此記則兼及黨正之飲酒而其餘二條禮亦不異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注〕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按疏則注當云君子謂卿大夫也士字衍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以篇目下疏及賈疏推之又當作鄉大夫士

四面之坐○按儀禮乃席賓主人介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獨於遵不言坐處遵坐東北賴此記以明之

六十者坐云云注○按注惟此一節爲黨正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事此儀禮本文所無者

卷六十二

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按賓之初筵疏曰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宮乃行大射卽此記之義也燕義升成拜疏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敢輒拜禮殺也○按儀禮注原文云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此文賓字當作實以字形相近而誤敢字則衍文也

席小卿次上卿○按燕禮但言卿不分別上卿下卿惟獻諸公當先於卿但大國之孤本不常設而三卿中自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異席當不同以大射禮準之則燕禮言卿之文不備賴有此記以明之也又按燕禮獻卿獻大夫獻士庶子之後尚

有獻左右正與內小臣一節此不言者省文從可知也

卷六十三

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注疏）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按此疏甚精王制謂諸侯於天子亦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與大行人所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者不同但諸侯使卿聘於天子大行人所謂時聘殷頫者時聘既無常期殷頫卽一服朝之歲似其禮反疎於邦交第時聘殷頫必使其卿而不使大夫爲尊敬耳大行人又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天子之禮於諸侯者如此其勤而諸侯之禮於天子顧不如邦交之數何哉王制出漢諸博士之手或亦疑及於此未可知也疏

謂王制本文襄之法（按本王制鄭注

以圭璋聘重禮也○此卿大夫所執之圭與諸侯親行所執之命圭不同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命圭也又云琡圭璋璧琮以頫聘注云大夫衆來曰頫寡來曰聘賈疏曰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其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穀蒲之文直琡之而已然則諸侯朝覲所執者命圭亦曰介圭韓奕之詩言韓侯入覲以其介圭是也卿大夫聘所執之圭琡圭也玉人所謂琡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儀禮疏謂臣所執皆降其君一等是也

已聘而還圭璋疏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按本文所云圭卿大夫所執之璪圭也祀禮畢即還之若其享時所用之璧琮則受之此以圭璋對璧琮則執以聘者爲禮而奉以享者爲財也疏言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而不歸者此又以命圭親執以朝者對享禮之璪圭璋則親執以朝者爲禮而享禮之圭璋爲財也子男以璧琮對琥璜亦然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一終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二

春秋左傳注疏考證

學海堂
天台齊侍郎召南著

序

疏賈逵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云云至末○按所言時代先後錯雜疏文從來有如此舛誤者但宋儒王應麟困學紀聞已言和帝元興十一年數句之譌則刊本舛誤其來久矣今既無善本可正摘記其訛於後賈逵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何似引賈逵所作春秋序中引太史公十二年表及劉向別錄也賈逵之下脫一曰字便不可解○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疏於書十六篇云云遂不可推尋文義當云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藏於秘府伏而未發疏於書十六篇云云遂不可

解○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一段上文天漢卽是武帝年號此又另起不可解○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誣左氏左氏之學不立一段上旣言武帝時未施行當直接下文所云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至歆移書責讓太常博士矣文反以光武不立左氏序於成帝哀帝之前時代倒置其誤無疑○成帝時向至歆因移書於太常博士責讓之一段全用漢書歆傳及儒林傳之文但不應敘於光武之後○丞相史尹咸句脫史字尹咸爲丞相也今加史字○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

所作解詁晉時未必尚有其書杜預注於服虔賈逵之說時多駁正此當作賈逵無疑今改正

劉子駿創通大義疏授業于歆○按後漢書賈逵傳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條例二十一篇據此當云受業於歆非歆受業於徽也受各本俱作授今仍其舊而辨其譌如左

卷一

傳繼室以聲子疏宋之同姓國依世本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目夷蕭○按世本今不可見史記殷本紀贊則曰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祭伯來○按杜注不注祭國所在羅泌路史云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

傳春王周正月注言周以別夏殷○按後儒春王正月之辨膠葛不明其實春秋所書皆周正也以傳證之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而正月之上亦冠以春又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可爲改時改月之明證且以經所書參考如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莫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皆備書於冊以見失常若從夏正則東風解凍豈以無冰爲奇亥月立冬豈以雨雪爲異十月菽已畢刈豈有經霜見殺之苗十二月草已盡枯豈有隕霜不殺之理故知先儒紛紛之論皆曲說也

傳紀人伐夷注夷國在城陽壯武縣○按城陽郡有壯武縣無

莊武縣漢封宋昌晉封張華皆以壯武各本俱作莊武東萊集解亦然皆誤也今從晉志改正

紀裂繻來逆女○按呂祖謙東萊集解此條下引注有紀國在東莞劇縣七字推按前後注文於某國某地下皆有之則此七字當在裂繻紀大夫句之上不知何時刊本始脫今亦未敢遽增

傳司空無駭入極注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按諸侯三卿用王朝之半亦曰三官昭四年傳杜洩言三官書之時季氏爲司徒叔孫氏爲司馬孟孫氏爲司空是其證也

卷二

莒人伐杞疏以雍邱淳于雖邵別而境連也○按雍邱漢晉俱屬陳留今開封府之杞縣也淳于漢屬北海晉屬東莞今青州府安邱縣之淳于故城也二地相去千有餘里不知孔疏何以謂邵別而境連

傳襄疾奔隨注隨晉地○按杜注某國某地必有所爲如此文恐涉於近楚之隨國也後士會食邑於隨亦曰隨會

傳諸侯用六疏○困學紀聞曰服杜之說不同宋太常傅隆以杜注爲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爲列隆殺以兩減其二列耳杜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劉原父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二劉氏必執儀禮駁之非通論也非誠難懸斷至衆仲明言士二

卷三

傳九宗注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按定四年傳注曰懷姓唐
之餘民

傳納諸鄂○按鄂地杜注闕所在史記集解引世本曰唐叔居
鄂宋忠曰鄂地在今大夏
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注楚邱衛地在濟陰
城武縣西南○按城武依漢志晉志應作成武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霣水則脩禜雪則仰觀○按
此論鑒矣傳謂平地尺爲大雪不俯視乎
公會齊侯于防注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按晉時有琅邪國
無琅邪縣東萊集解引此注作在琅邪華縣東南是也刊本脫
華字耳華縣故城在今山東費縣

辛未取郜辛已取防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
西南有西防城○按城武應作成武此防與前年會齊侯於防
者名同地異彼是東防近齊此是宋地在魯西南故杜氏另解
傳向注軹縣西有地名向上○按此向與莒人入向不同故杜
注另解

卷四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注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
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按孔父忠臣自與仇牧
一例春秋書之正以褒忠臣杜氏橫以爲貶而稱名不亦謬乎
且孔父名嘉見於世本杜於上年傳中已注曰孔父嘉孔子六
世祖矣至此又謂稱名毋乃以父爲名以嘉爲字乎此論關係

倫常當爲駿正孔疏亦阿杜說何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按隱十年與齊鄭盟鄧注曰魯地此則蔡鄭之間地也與鄧國俱不同

傳其弟以千畝之戰生〔疏〕按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爲子名也○按史記晉世家及年表穆侯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周宣王之二十三年也穆侯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宣王之二十六年也與王師敗績于千畝事本不同依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距晉穆侯戰千畝時又隔十三年且晉戰而捷故以成師名子若王師敗績晉安得言有功乎疏文不據晉世家而據周本紀談牽王室後事爲晉國前事謬矣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按傳曰不盟也公羊曰近正穀梁曰近古皆以胥命爲許之之詞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荀子嘗從虞卿受左氏春秋可見古人學春秋者皆以胥命爲善宋儒疑胥命爲自相推爲侯伯恐未當也

〔傳〕芮伯〔疏〕芮則不知誰滅之○按史記秦本紀德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至繆公二十年秦滅梁芮是秦并其地也

城祝邱○按杜不注祝邱所在漢地理志東海郡開邱注孟康曰古祝邱

〔傳〕楚武王侵隨○按史記年表桓公六年楚武王之三十五年

也楚世家三十五年伐隨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則此時尚未稱王傳稱武王者追敘之文也

卷六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按筑陽漢屬南陽後漢建安十三年曹操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晉武帝平吳改南鄉郡爲順陽郡是以晉志序筑陽於順陽郡之下也或疑南鄉當作南陽者非

傳楚子伐隨疏釋例曰漢一名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經漢中魏興至南陽○魏興訛魏興各本皆然按魏文帝分漢中立魏興郡晉因之今依晉志改正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注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

○按此以十年曹桓公卒故注謂曹伯有疾也曹伯使世子朝自是非禮故經依實書之若果曹伯有疾則世子聞樂而歎乃人之至情施父何得言非歎所乎

傳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按荀賈二國杜注不言所在按水經注古水西南逕荀城在絳州西十五里後漢郡國志注引博物記河東臨汾縣有賈鄉賈伯邑

傳虢公出奔虞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按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爲虞公爲晉所滅大陽監本訛作太陽今改正

宋人執鄭祭仲注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按後漢書賈逵傳逵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皆君臣之大義父子之紀綱如

祭仲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謂此

傳鄖人軍于蒲騷注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按各本俱作雲社非也漢晉志俱作雲杜故城在今湖廣安陸府今改正

卷七

齊師遷紀郱鄣邸注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按此解鄣邑也後漢郡國志北海都昌注引齊遷紀之鄣城地道記曰鄣城在縣西是也鄣音同訾故釋文同音子斯反

傳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按文姜親與弒桓之謀莊公當以父之義絕其爲母此左氏意與二傳不異者也杜注支離迂遠

紀季以鄑入于齊注鄑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按東安平前漢屬菑川國後漢屬北海國前志注引孟康曰今鄑亭是也後志注引此傳東萊集解引此注無東字誤也

傳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按如雨公羊穀梁皆謂衆星散落如雨之多惟左氏作而雨解

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注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邱○按此與桓公會諸侯之地不同故杜別解

傳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按此直接上公傳乘而歸本一傳也各本俱用一圈畫斷未詳其義

齊師滅譚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按漢志作東平陵

傳覆而敗之曰取某師疏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邱○按經文書取某師惟皇瑗及哀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二文而已實則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亦取某師之類也

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注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美事可褒○按公羊謂仇牧不畏强禦穀梁謂仇牧爲閑是也卽以左傳考之華督爲太宰位在牧上亦爲萬所殺而經不書以督舊爲弒君之逆賊故削之牧爲忠臣故筆之也杜氏之說貶孔父貶仇牧悖理傷教孔疏亦附會之信如所云然則孔子春秋成而忠臣義士懼耶不可不辨

傳遂伐黃注黃嬴姓國今弋陽縣○按杜注於地名必具郡縣此惟言縣以弋陽漢屬汝南魏分汝南置弋陽郡晉因之弋陽縣屬弋陽郡故不言郡也

卷九

蕭叔朝公注蕭附庸國叔名○按十二年傳蕭叔大心似此人字叔名大心也杜以附庸之君例稱名故以叔爲名耳

公會齊人宋人伐徐注無傳宋序齊上主兵○東萊集解引此注主兵句下有徐國在下邳郯縣七字按此文既在僖三年之前則徐國自應有注但郯縣應作僮縣耳

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按齊桓霸業始於十三年會北杏至此二十七年實受王命爲侯伯

城諸及防注諸今城陽諸縣○按諸縣兩漢屬琅邪晉屬城陽

別本脫諸字

傳遇于魯濟〔注〕燕國今薊縣○按薊縣漢屬廣陽國晉屬燕國杜注薊縣之上不言燕國從省文也

卷十

元年冬齊仲孫來〔注〕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按杜注非是湫來省難卽是齊侯使之二年高子來盟亦不書齊侯使也杜於此曰非齊侯命故不稱使於彼又曰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前後矛盾

傳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注〕詩小雅美文王爲西伯勞來諸侯之詩○按詩出車鄭箋曰西伯以天子之命出車征伐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也豈不懷歸二句毛傳曰簡書戒命也鄭

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是杜注所本

齊人遷陽〔注〕陽國名〔疏〕土地名闕不知所在○按漢書地理志東海郡都陽及城陽國陽都注並引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也

傳問于兩社爲公室輔〔注〕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按史記集解引賈逵注如此蓋杜氏全用賈說

傳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注〕申生以太子將上軍○按前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是趙夙畢萬爲上軍御戎車右也此年太子代將上軍御戎車右皆易自此以後晉更軍制較他國爲最詳

傳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衞于楚邱○按傳有追敍有預敍此類則預敍也

卷十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注〕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按傳言諸侯救邢則於文未嘗不可云諸侯城邢也再敘三國自係褒美齊桓故詳列之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東萊集解引杜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之下有黃國在弋陽縣六字按莊十九年傳遂伐黃杜注黃嬴姓國今弋陽縣已有注在前不重出也

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注穆陵無棣皆齊竟也○按大峴山上有古穆陵關今臨朐縣東南沂水縣東北按齊地記無棣在渤海高城縣今直隸鹽山縣南有古無棣溝

傳昭王南征而不復疏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

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按趙汸補注曰帝王世紀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中流膠液解王及祭公皆沒於水中也

傳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注〕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按爲字訛當云謂二年假晉道滅下陽

傳鶉之賁賁〔注〕天策傳說星〔疏〕史記天官書之文○按天官書無此文當是誤記北宮之王良策馬車騎滿野耳但今天官書訛脫不可讀處頗多豈唐時有之而今已亡之耶

卷十二

楚人圍許〔注〕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按傳明曰楚子圍許以救鄭下又明曰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不得云楚

子不親圍也

傳夏狄伐晉○按此傳與上晉里克帥師本同一篇各本俱用一圈斷之似誤

傳及七輿大夫疏服虔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按韋昭注晉語曰七輿申生下軍之眾大夫也說同服義但申生初將下軍自東山之役乃將上軍孔疏於杜注無不曲護惟此條以劉炫從服義爲是

諸侯城緣陵注緣陵杞邑○按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營陵注臣瓚曰營陵春秋謂之緣陵

卷十三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顧炎武曰知錄曰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非也杜氏但云韓晉地却有斟酌按此韓與古韓國在韓城以梁山爲望者不同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有韓亭當是

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注瑕呂飴甥卽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按以文義推之呂是其氏瑕是其食采之邑晉國自有瑕城恐不可以瑕呂爲姓也

傳此一役也注復可當一事之功疏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按杜注不如服義直截孔疏猶以劉炫規過爲非何哉

滅項注項國今汝陰項縣○按項縣漢屬汝南郡晉武分汝南爲汝陰郡晉志項屬梁國杜作注時尚屬汝陰也

傳鄭伯始朝于楚（注）中國無霸故○按楚陵諸國已久至是齊桓沒鄭遂朝楚局又一變後晉楚爭鄭俱自此始

卷十四

傳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注）至今爲陸渾縣也○按漢書地理志曰宏農郡陸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晉陸渾縣屬河南郡志云古蠻子國是也

傳庭實旅百（疏）茆菹麋鶱○按麋音京倫反與上麋鶱不同使昌本以麋鶱而茆菹亦以麋鶱則先儒必有論說周禮本雖亦有兩作麋鶱者今定從麋

傳及齊齊桓公妻之○按史記齊世家桓公四十二年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桓公卒則重耳游齊在魯僖之十

六年冬也晉世家曰重耳留齊凡五歲

傳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按史記晉世家言重耳留齊凡五歲而年表敘過曹過宋過鄭俱在二十三年蓋以此傳爲據考其實去齊過曹當在僖二十一年也

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注）桑泉在河東解縣西○按後漢郡國志注引杜預曰在縣西二十里

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注）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按後漢郡國志野王有邘城潁川郡城父有應鄉引杜預曰在縣西南至韓國以詩梁山爲據則在馮翊夏陽縣注乃言在河東郡界豈其以河東河北縣之韓亭爲古韓國乎

傳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注）不韡韡言韡韡○按詩鄭箋曰不當作跗音芳于反言華下有鄂鄂下有跗與毛傳解不同杜注蓋從傳不從箋也

卷十五

傳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注）故能為王所宴饗○按周易作公用亨于天子王弼注讀如字以通解之曰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也先儒多依其說惟朱子本義據此傳作享曰謂朝獻也蓋古字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也

傳右師圍溫左師逆王○按晉武公初滅翼王命以一軍為晉侯至獻公始作上下二軍惠公因之與秦戰韓時公與韓簡分將其一至文公初猶是兩軍此左師右師是也至二十七年蒐

被廬始作三軍

傳晉于是始啓南陽○按周之東也晉鄭是依其弱也亦以晉鄭而晉為尤甚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桓王嘗以畀鄭至此又以賞晉畿內所餘曾復幾何觀於盟向之求成陽樊之不服知周民猶戴王室而強侯之跋扈等於攘奪也

天王狩于河陽○按河陽即溫也變文言河陽此聖筆也

傳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按史記晉世家曰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妄加用美女三字此史遷之謬又按詩曹風侯人刺曹共公近小人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疏引此傳乘軒者三百人為證甚確

傳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注）至此四十矣○按杜此注所以駁正

史記之謬也晉世家謂重耳年十七有賢士五人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時年四十三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杜故顯言以別之

傳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注〕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按史記集解引服虔曰旣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爲之作宮此杜注用服義也

傳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按史記晉世家用此傳又忽誤以尙書文侯之命爲襄王命文公其疏如此

傳晉侯作三行〔注〕以辟天子六軍之名○按史記集解引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是杜用服義

卷十六

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注〕秦小子慭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疏〕公孫固序在齊上者蓋爲大司馬尊於歸父歸父雖執齊政不廢身非上卿如管仲之類○按高氏國氏乃齊之命大夫世爲上卿傳十二年管仲之言可證不得云非上卿也此會宋序齊上或是王子虎以國之列爵爲序故齊次宋耳

衞遷于帝邱〔注〕今東郡濮陽縣○按漢書地理志曰東郡濮陽衞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顓頊虛又後漢郡國志注引皇覽曰顓頊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

傳衞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注〕相夏后啓之孫居帝邱○按

夏后相居帝邱惟據此傳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斟灌亦衞地后相居帝邱依之耳汲郡古文則直謂相居斟灌

傳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按史記夏本紀夏帝孔甲子爲帝皐通鑑前編后皐在位十一歲子發踐位十九歲子癸踐位是爲桀

卷十七

傳先王之正時也一節○按律厤志曰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按此解舉正於中甚精又按王應麟困學紀聞曰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可以發明左氏正時之義

傳狐鞫居爲右注鞫居續簡伯○按杜所以知鞫居即續簡伯者以六年傳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即狐氏之族也

傳先大後小注又以億公爲聖賢○按魯人甚重僖公魯頌之文鋪張揚厲贊不容口宜乎夏父弗忌之以爲聖賢也

卷十八

傳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疏箕子商人所說故傳謂之商書○按洪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稱祀而不稱年以申箕子之志謂之商書可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注猶者可止之辭○按公穀意重譏朝

廟之非左氏意重譏不告月之失以論語告朔章推之左氏爲長

傳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疏而有三軍六卿復有孤一人者○按當作復有孤卿二人謂太師太傅也

傳六卿和公室○按春秋時列國官制最備者莫如晉宋晉以霸宋以先代之後尊爲上公故官制略如王室據此傳則所謂六卿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寇也以前後傳考之又有太宰小宰而司寇司馬皆有大小較諸周制惟少宗伯一官耳

傳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注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按趙汸補注曰上言先蔑如秦又言背先蔑以禦秦師則將下軍非先蔑傳誤明矣按三軍並出以迎新君及堇陰始變計禦秦

處始奔也傳本不誤但倒背先蔑一句於及堇陰之下即情事俱見

傳泰伯伐晉取北徵音義徵如字○按地理志云左馮翊徵顏師古注曰即今之澄城縣是也左傳所謂取北徵正此地耳而杜元凱未詳其處也

卷十九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鹹魯地○按杜顯言魯地以異於僖十三年齊桓會諸侯之鹹也

傳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按地理志漢中郡錫縣注應劭曰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

傳齊襄公之二年注魯桓之十六年○按史記魯世家曰齊惠

公二年鄆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裴
駰集解曰按年表齊惠公二年魯宣公之二年也史記於此事
全用左傳首尾而以爲惠公二年事則異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注魯所爭者○按魯地名鄆者
有二此年季孫所城東鄆也魯莒分界今沂水縣北之團城是
成四年城鄆以備晉及昭公居此西鄆也今鄆城縣東有故
城

傳其處者爲劉氏○按孔氏疑此文爲漢儒所加不易之論也

卷二十

傳有蛇自泉宮出音義魯公伯禽云云○按此據史記魯世家
也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公潰子

厲公擢弟獻公具子眞公湯弟武公敖子懿公戲監本及別本
多訛字如魏公潰作費厲公擢作躍弟獻公具作子鄭公具懿
公戲作獻今依史記改正又疏引世家內字亦多訛如考公作
者公幽公宰作圉魏公作徵公眞公作順公今並依史記正之
子卒注以未成君書之○按不書名而單書子此正成其爲君
也書卒同是諱辭書子則大義自正

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注豁公視不書賤之○按杜說無理經
既諱惡之弒自然并諱其殺視也太子母弟可云賤乎

傳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疏是之謂五教又謂之
五典○按尚書孔傳解愼徽五典即引此傳八元布五教納于
百揆即引此傳八凱揆百事

卷二十一

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按逆女既書公子遂此文蒙上自應單稱其名公羊謂一事而再見是也

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疏〕以示良史之意○按三傳俱言弒君者趙穿其實盾爲主使故亡不越竟俟其事也反不討賊德其私也盾自爲司馬昭而以穿爲戚濟此董狐所以直書而孔子因之以爲萬世賊臣之戒如曰盾實無罪以良史之深文遂成鐵案有是理哉靈公不君或趙氏粉飾以欺後人未可定也況君卽不君臣可因以不臣乎哉

傳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按順文以觀晉於是始收公族實則多設數官凡卿之嫡子庶子無不用爲大夫世卿之强遂至根深蒂固而公族日替矣

公伐莒取向〔注〕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按承縣當作丞音如承

卷二十二

齊高固來逆叔姬○按公穀經文叔姬上有子字又按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杜注不書女歸降於諸侯蓋用其說

〔傳〕楚人伐鄭〔注〕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按九年傳曰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杜注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十一年傳曰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杜注蓋在六年傳所稱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也此傳既曰取成而

還鄭伯又何至於逃歸乎杜注前後皆言蓋蓋者疑辭也

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二國名疏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按文十二年傳羣舒叛楚正義引世本云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則是有六舒矣此云五舒當是不數舒龔也此疏舒羣舒羣字誤應作舒龍舒鮑各本俱誤耳

傳孔子曰詩云一段○按謂洩冶不見幾早去猶可謂直諫爲非忠必不可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注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按復封陳者楚莊之有禮納二子者楚莊之失刑但以能復陳國則大善當衰未暇及細過耳二子陷君於惡致國幾亡行同禽獸有何功足以補過乎杜注迂矣

卷二十三

傳卜臨于大宮注大宮鄭祖廟○按大宮即太廟鄭自桓公始封則桓公廟也襄二十五年傳齊盟國人于大宮注太宮廟亦始封之君也又按傳云鄭祖厲王則當時僭禮諸侯亦祖天子所謂周廟者厲王廟也昭十八年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注曰厲王廟是也

傳徵褊于厲宣桓武注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按鄭桓公厲王之子宣王始封於鄭以宣爲鄭所自出注稍未檢當云厲王鄭之所自出宣王鄭之所自封也

傳晉師在敖鄗之間注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按後漢書

郡國志河南尹熒陽有敖亭注周宣王狩于敖左傳晉師在敖
鄗之間秦立爲敖倉
傳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按周禮環人注引春秋傳
作捕馬
傳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按上軍未動卽上文所謂士季使鞏
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也
傳晉原穀疏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按史記晉世
家穀先軫子也以傳考之軫子先且居且居子先克文九年爲
箕鄭等所殺則此先穀當是軫之孫或曾孫史記未可信也疏
云蓋先軫之後可謂愼審矣

卷二十四

傳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按左氏載曹劌無劫盟之事而公羊
言手劒而從左氏載華元類刺客之爲而公羊言乘堙出見其
不同如此
傳故文反正爲乏○按許愼說文亦祇漢時篆體不與古文符
合故亥字二首六身漫無似處惟此傳反正爲乏及止戈爲武
二文相沿未變也
傳及雒注雒晉地○按杜注於地理考校極精此雒非河南伊
雒之雒亦非河西涇雒之雒故直注曰晉地
成周宣榭火注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按公羊謂是宣王
之廟而左氏不言宣王若以詩證之則宣王嘗於東都講武車
攻吉日是也意者講軍實於是榭故謂之宣榭歟

卷二十五

傳士燮佐上軍○按以傳及疏證之則士燮佐上軍也監本別本作將上軍者非今改正

傳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按華泉華不注山泉水也

傳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按汶陽之田魯僖所以賞季友是季氏私田也故是役行父力主之

傳公衡爲質注公衡成公子○按公衡恐是宣公子成公弟以成公之年計之不應以稚子爲質也

卷二十六

傳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按自宣公十七年士會請老卻克爲政荀首卽已佐中軍是以成二年傳巫臣對楚王曰知罃之父

新佐中軍不始於此年也傳追敘於此年耳

傳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按晉三軍將佐皆卿也時荀庚將上軍故云位在三以下文大國卿有上中下言之正應是中卿耳杜注言是下卿孔疏言第三猶爲下卿則其餘皆下卿然則晉六卿惟中軍將爲上卿其中軍佐卽中卿乎

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疏竊原馬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按司馬遷必因上傳有晉作六軍之文又誤讀此授玉爲授王也

傳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按左傳亦不謂立武軍杜氏傳會宣十二年傳有潘黨勸楚子立武軍之文遂據爲說耳服虔曰鞏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解傳極當孔氏必護杜注

而駁服義何耶傳下文言不可以立武及立武由己皆言誇耀
戰功之非非謂立武軍也

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注)八年乃來緩也○按成
公卽位己八年未嘗一至京師朝天子杜氏乃以天子賜命爲
緩乎孔疏謂不宜譏天子賜緩是也

(傳)對曰泠人也(疏)呂氏春秋稱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
之陰○按呂氏春秋本文作阮隃之陰漢志乃作崑崙之陰

卷二十七

(傳)晉侯使卻至勿敢爭(注)傳言卻至貪所以亡○按注但得其
一耳卻至以列國大夫敢與王室爭地王勿能斷使卿訟於晉
畏晉強也晉侯知卻至之非不能罪之但使勿復爭田又畏其

臣也自是王室愈卑晉之公室亦替而政在大夫矣

(傳)孟獻子從疏是賞不善也○按周語本文是不賞善也又按
王孫悅與之語說讓說卽悅字言好讓也

(傳)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按漢書五行志引
此作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

(傳)能者養之以福○按左傳本文作能者養以之福與下句不
能者敗以取禍相耦故孔疏曰養其威儀禮法以往適於福往
適卽之字義也漢書五行志引此文亦作能者養以之福顏師
古曰之往也是唐以前本俱不誤今各本俱倒之以二字非也
然西溪叢語已論及則自宋時已誤矣

(傳)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按魚氏自子魚之後世爲左

師至是始出經書其要者耳

卷二十八

雨木冰〔注〕記寒過節○按漢書五行志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

〔傳〕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罃居守〔注〕於是卻犨代趙旃將新軍新上軍罷矣○按十三年晉及秦戰於麻隧將佐八人欒書荀庚士燮郤錡韓厥荀罃爲三軍將佐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似上下二軍已罷不始於是年鄢陵之戰也

〔傳〕逐不臣者七人〔注〕夷羊五之屬也○按此時不臣孰有過於欒書中行偃者乎悼公不此之戮而逐夷羊五等所謂行事適機宜耳又按程滑當必在七人之數

〔傳〕右行辛爲司空〔注〕辛將右行因以爲氏○按注文似有殘缺當云辛之先將右行因以爲氏

卷二十九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鄍〔注〕鄍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按後漢郡國志引此注作縣東南有鄍城

〔傳〕克鳩茲至于衡山〔注〕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按後漢郡國志吳郡烏程引此注又曰或曰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按此說較杜爲長

〔傳〕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注〕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按周禮本文韶夏作昭夏鄭注引杜子春曰牲出入奏昭夏又按國語

曰金奏肆夏繁遏渠鄭注周禮引之亦作繁

又音義八曰陔夏○按周禮本文作祴夏注引杜子春曰祴讀爲陔陔鼓之陔

傳歌鹿鳴之三疏夏大也言遂於天位也○按周禮注引呂叔玉本文作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大字是

傳無終子嘉父○按杜注不言無終國所在漢書地理志右北平郡無終故無終子國是也

傳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疏晉語稱文王訪于辛尹○按晉語此胥臣之言也各本俱脫語字今補又按史記周本紀文王待士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卷三十

傳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注耕謂春分○按注云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疏引釋例曰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爲中氣此古時節氣也禮記鄭注云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曰漢時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厤改啓蟄名節自漢初已然矣

傳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按漢書五行志載春秋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據此則閼伯主辰是食

於心者其食於味即祝融也鶉火爲南方正位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柳星張爲周分野是祝融食於味之明證孔疏謂火官配食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味豈祝融閼伯二人外別有火祖即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二終

嘉應溫心源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